

金城

张雨涵 著

婚姻♂ ♀后院

七年未到，你“痒”了吗？

首部描写“婚姻疲惫期”的长篇力作



金城出版社
GOLD WALL PRESS

新周城

张雨涵 著

婚姻♂ ♀后院



金城出版社
GOLD WALL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婚姻后院 / 张雨涵著 —北京：金城出版社，2012.1

ISBN 978-7-5155-0283-0

I. ①婚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1）第223688号

Copyright©2012 GOLD WALL PRESS, CHINA

本作品一切中文权利归 **金城出版社** 所有，未经合法许可，严禁任何方式使用。

婚姻后院

作 者 张雨涵

责任编辑 雷燕青

开 本 700毫米×920毫米 1/16

印 张 18.5

字 数 210千字

版 次 2012年2月第1版 2012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 刷 三河市骏杰印刷厂

书 号 ISBN 978-7-5155-0283-0

定 价 32.00元

出版发行 **金城出版社**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11区37号楼 邮编：100013

发 行 部 (010) 84254364

编 辑 部 (010) 84250838

总 编 室 (010) 64228516

网 址 <http://www.jccb.com.cn>

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@163.com

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(010) 64970501

目录 CONTENTS

第一章 结婚不是谈恋爱 1

这个世界已经不是贤惠就是好女人的世界了。这个世界比的是全武行，谁能讨好男人谁就是胜利者。它不管你是狐狸精还是白骨精，只要你能赢，管你是用的什么手段。

第二章 烽火连三月 54

女人过了三十岁，简直是一个灾难。不管她二十岁的时候多么美丽多么惹人喜爱，不管她曾经多么自信多么骄傲，一到了三十，一切都戛然而止。

第三章 剪不断，理还乱 105

你说男人怎么都那么不是东西？你把爱情给了他，青春给了他，未来和梦想都给了他，结果他说翻脸就翻脸。你年轻时候认识的那个人根本就是假象，是他们用自己一辈子的好捏造出来的海市蜃楼，结果女人真是他妈的傻，前仆后继全都上钩了。

第四章 拿什么来拯救婚姻 167

有钱不是罪，不能因为她是有钱人，就一定不允许我爱上她吧？满大街女人里面，为什么我非得爱上一个没钱没身材没美貌的女人？但是你不能说我爱上的是她的钱。恰恰相反，如果今天她没钱，我也一样会爱上她。如果她今天有的不是钱而是一个画家呢？我爱上她的才华，是不是就比较高尚？

第五章 你欠我一场盛大婚礼 252

爱情是什么？最开始的时候，他以为，爱情是一切。是春天里不透明的云彩，是擦身而过时对方身上的香气，也是她脸上的一个笑容。现在他才知道他错了。如果爱，就该在结婚的那一天起，一直陪在她身边，无论天涯海角，无论柴米油盐，无论争吵还是和好，都应该在睁开眼的第一时间看到她，然后感到心安。

第一章 结婚不是谈恋爱

1

吕方丛回来的第一天，两个人就闹了矛盾。

事情起因很简单，林楠茵在他的行李当中翻出了一包崭新的女性内裤。她美滋滋地洗完澡之后就换上了。等到两人在床上短兵相接之时，她意乱情迷双颊粉红，却不料吕方丛却停住了。她睁开眼睛，看到吕方丛正盯着她的下半身看。她虽然矜持，但是还是忍不住带着羞涩问：“你干吗呢？”

吕方丛拉了拉她的内裤，翻到了商标。他不仅没有进一步的打算，反倒立刻就拉下了脸：“这是哪儿来的？”

林楠茵立刻就清醒了。她意识到自己可能误会了。但是放在他行李箱里的，大老远从尼泊尔带回来的女性内裤，不是给她还能给谁？她扬着脖子回答：“在你箱子里找到的。不是你带给我的礼物吗？”

吕方丛二话不说从她身边起来，长腿跨过她的身体，一脚就到了床

下。他急冲冲地跑到客厅，果然发现自己的箱子已经被打开了，带回来的一盒内裤已经被打开，露出了另外一条粉红色的蕾丝边。他马上返回卧室，对正在穿衣服的林楠茵用一种生硬的口气说：“谁让你动我的东西了？”

林楠茵愣住了。她抬起脑袋看着自己这个小半年没见的老公，有点回不过神来。“你没说不让我动你东西啊。我是你老婆，你的东西我不能动吗？”

吕方丛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。他缓和了一下情绪：“不是不让你动。你动之前至少跟我打声招呼呀！”

林楠茵光着脚跑到客厅，一把抄起余下的内裤，送到他眼前：“这个不是送给我的，对吧？”

窗户没关，吕方丛裸着上半身，被风一吹，鸡皮疙瘩不断往外冒。他讨好似地想要抱她，却被她躲了过去。“你说清楚，这种东西，你打算送给谁？”

“一个同事。不是我送，是她求我带回来的。”吕方丛摸着自己的胳膊，想把那些鸡皮疙瘩压下去，“别怪我事先没跟你说，我是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这种事情要是真告诉你，你肯定犯嘀咕。”

“你知道我会犯嘀咕你还带？”林楠茵是真的生气了。两个人结婚4年，能见面的机会屈指可数。她一直以来都以大局为重。他说出国就出国，他说国外的钱好赚就留在国外，他说过几年再买房子就再过几年。原来她的步步妥协，对他而言，就是纵敌深入就是怂恿放任！

这事绝不能就这么算了。她把脏物放在茶几上，自己在沙发上坐了下来。吕方丛亦步亦趋，跟着坐了下来。“你听我解释，这个同事以前帮过我很多忙，我本来想拒绝的，但是她人很好，轻易不求人，这回求到我，我能说不吗？何况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，她买这种东西也是为了讨好自己老公……”

他巧妙地点到了主题。这是一位名花有主的女同事，买情趣内衣只是为了讨好自己的老公，跟他全无半点暧昧。林楠茵的脸色一缓，口气也不自觉地松了下来：“无论如何，这事就不该发生。哪有同事之间帮这种忙的，啊？”

“是是是，下不为例。”吕方丛见好就收，“对不对，没有下一次。”

“今天就到这里，睡觉。”林楠茵站起来要走，看到内衣摆在那里碍眼，哼了一声，收走了。

吕方丛有点犯愁。要他带内衣的不是别人，正是他的顶头上司冯微微。冯微微今年三十有二，比他大了两岁，却总喜欢有事儿没事儿地调戏他一下。两个人共事5年，却也一路无风无雨地过来了，算是革命战友。这一回冯微微要他帮忙带内衣，先是要了一套文胸。他30年来第一次站到了内衣店里，羞得满脸通红。关键问题是他不知道她的尺码。这种问题也不好直问，期期艾艾地对着导购比划，导购面无表情：“我们这里不提供参考。”无奈，他从C到F各买一件，打包给她邮了回去。冯微微收到之后给他打来电话哈哈大笑：“我穿D罩杯。小吕，你也算阅女无数，怎么连这点也看不出来？”

他没有阅女无数。在尼泊尔的孤身4年，他过的几乎是苦行僧的生活。他跟林楠茵感情一般，谈不上为谁守身如玉。但是他就是不想。

临回来的那天，冯微微又出新花招：“我在网上看到一些图片，样子很漂亮，国内没有卖，你能帮我带吗？”

他哪里能说不。他着急赶飞机，匆匆赶到商场，看着手机里冯微微发来的图片，面红耳赤。

本来他想明天去上班的时候早点去放到她办公室里，避免二人交接物品时的尴尬。没想到当天晚上就被林楠茵人赃俱获。看林楠茵的意思，这东西要回来的可能性微乎其微。

还没想好怎么办，第二天就来了。一整天，遇到的每个人都在跟他说

恭喜。外地藩王进京，他升职了。

跟总经理开完会，仍然是他顶头上司的冯微微跟他并肩出来。冯微微穿了一身 Prada 的黑色套装，身体曲线毕露。走到没人的地方，她有意无意地笑：“小吕，我让你帮我带的东西呢？”

吕方丛口干舌燥，不得不一副行色匆匆模样对她撒谎：“忘在家里了，改天带给你。”

冯微微一笑，并不恋战，转身走了。

吕方丛直在内心骂自己。为什么不能老实告诉她真相？虽然 4 年没直接在她手底下做事，他还是怵她。

2

当天晚上有庆功宴。冯微微替他办的。在内部聊天群里，冯微微一副知心大姐的形象，颇为大度地说：“今天我请客，大家晚上都带上家属，谁都不能缺啊！”

思来想去，吕方丛没带。

林楠茵下班早。回到家，买菜做饭，还特地买了一束红玫瑰放到床单上。昨天晚上二人对峙，后来不了了之。她因为早先太兴奋，连着几天没有睡好觉，所以一沾床就睡着了，都不知道他是几点睡的。今天晚上将功补过，她想好好营造一番气氛。

菜做好，蜡烛点上，红酒开启。她一个人托腮静坐，好一会儿，才想起来，应该给吕方丛打个电话。天色已经黑了，刚 10 月份，7 点钟，平时他在尼泊尔，必定还在加班。

电话打过去，好一会儿才有人接。彼端嘈杂，吕方丛总是问：“什么？什么？你说什么我听不清楚。”

她几乎是声嘶力竭地喊：“我问你什么时候回来吃饭。”

吕方丛哦了一声：“我今晚不回来吃了，公司有饭局。”

不回来很正常，IT行业以加班为己任，恨不得天天住在公司。她习惯了他不在家，本来都无所谓，可是她气他已经回到国内，却还没有记性，不知道在不回家的时候应该打个电话回来。她也气他语气里的理所当然。

挂了电话，她一口气把所有蜡烛都吹灭。四周霎时暗了下来，她能听到自己呼哧呼哧的喘气声。气什么呢？她不无自嘲地想，他只是娶了你当老婆，不是娶了一个上司。他才没必要事事都向她汇报。相反的，在他们这一段感情里，畏首畏尾的应该是她才对。

没胃口吃饭，饭菜盖好保鲜膜放进冰箱，明天接着吃。连澡都懒得洗，她走进卧室躺下，却哎哟一声又蹦起来。她躺到玫瑰上，被刺扎了。

3

吕方丛回到家时，时钟已经敲过12点了。房东留下来的老式自鸣钟问题不少，12点只敲一下。吕方丛喝得醉醺醺的，灯都没开，一路摸到厨房，打开水龙头咕咚咕咚喝了不少水。一转身，不小心碰到锅，锅把扫到旁边的洗菜盆、盆带着里面的碗，稀里哗啦一起掉到了地上，在寂静的深夜制造出了巨大的破碎声响。

这下林楠茵想装睡都不行。她急匆匆起床，一路开灯，到了厨房，吕方丛正勉为其难地想睁大眼睛，四处找扫帚。见到她来，他笑的有点痴傻：“呵呵，呵呵，把你……把你吵醒了。对……对不起，我这就打扫……”

林楠茵看着他喝的那副样子就心里冒火。满地狼籍，他扶着墙，自己能站住就已经不错，偏偏还逞强四处找扫帚打扫。林楠茵从门后拿出扫帚，挥挥手：“你先去睡吧，我来收拾。”

“我来我来。”吕方丛伸手要抢，林楠茵不胜其烦，转身躲过了。吕方丛偏偏不依不饶，跨前一步，还没来得及夺扫帚，脚下一声钝钝的声响，紧接着就是吕方丛一声惨叫：“哎哟我的脚！”

酒醒了大半，脚底的血也渗了出来。林楠茵赶紧扶着他：“你怎么样了？疼不疼？你说你怎么不穿鞋呢？哎哟这么多血，你等等，我去打电话叫救护车。”

她跑出去又跑回来，抓着他的手迭声安慰：“疼不疼？没事没事，哎，别掉眼泪，我帮你压着伤口。下回咱小心点。”

4

从医院出来，天色已经大亮了。医生建议留院观察，吕方丛坚决拒绝。林楠茵先是给老板打了电话请了假，又忙前忙后地张罗了个轮椅，打算推着吕方丛出院。吕方丛看着轮椅赌气：“我又没残废，坐这个干吗？”

林楠茵好心好意地解释：“你伤在脚上又不是脑袋，不坐轮椅，难道要我背你？”

吕方丛虎落平阳，一时没了话。林楠茵只好又说：“要不你在医院住几天，等脚好一点咱们再走。”

“我哪能呆得住？我还得上班呢。”吕方丛用屁股往床边挪，一边伸出手寻求她的帮忙，“快来扶我一下，这都7点多了。”

林楠茵不禁叫了起来：“你还要上班？你都这样了还想被剥削？是资产阶级太可恶还是你太执迷不悟？”

吕方丛觉得心头不舒服。他为什么要这么努力？还不是为了能让两个人早点过上舒舒服服的日子。谁愿意脚底被扎的血肉模糊了还像独脚大侠一样去上班？他刚提了经理，不能不表现得积极点。何况他这副样子，去

上班也会让领导给撵回来。他去，不过是做做样子。

当然这些他一点都不想跟林楠茵说。他是男人，他比她大6岁，足以让他沉默是金。

林楠茵抱怨归抱怨，还是言听计从地把他扶上了轮椅，推出病房。在路边好不容易拦到一辆出租车，伺候着吕方丛上了车，又巴巴地把轮椅还了。前前后后10分钟，再上车时，发现司机已经开始打表了。她不乐意了：“师傅，这都没开车呢，怎么就打上表了？”

出租车司机嘿了一声：“那你是让我白在路边等你啊？”

“那你熄火等着也不花油钱啊！”林楠茵也不愿意这样斤斤计较。哪个女人不想舒舒服服地挥金如土？现实不允许。现实把她千锤百炼成了一个斤斤计较的家庭妇女，她没办法。

吕方丛捂着半边脸不想说话。他觉得司机也没错。谁的时间不是金钱啊。何况人家愿意在这等着你，本来就是挺为难的了。林楠茵这事做的不对。

司机果然脾气大：“姑娘，这地方可是不让长时间停车的。万一交警罚了，我找谁说理去？你别着急上火，这车你愿意坐就坐，不愿意坐拉倒，我就当踩了一坨狗屎。”

“你这人怎么说话哪？”林楠茵当时就急了。都说老北京能说会道骂人不带脏字，她明白，但是真遇上了，还是觉得恼得慌。偏偏自己男人在一边装死一声不吭，让自己一个女人家在这儿跟个大老爷们讲理骂街，他有没有气概啊！更何况，这都是因为谁啊？

司机不冷不热也没启动车子，从后视镜看她：“怎么着，我这人就是这么说话的。我这车，你到底是坐还是不坐？”

林楠茵憋的一肚子火，看了看添了新伤行动不便的吕方丛。吕方丛终于表态了：“行了不就几块钱嘛。我得赶紧去公司，迟到了损失的可就不止这一点了。走吧，师傅。”

林楠茵心头火起，却没法发出来。这股气一直憋到中午，杜得之给她打电话约她吃饭，她才一股脑地都发泄了出来。杜得之听了她对吕方丛的讨伐，半晌没吭声。夫妻间的事本来外人就不能多言，哪对夫妻不是床头打架床尾和？早上跟你说的苦大仇深好像这辈子结下不解之仇了，下午就能浓情蜜意挤眉弄眼说我家那口子如何如何。你要是在里面不知水深浅胡乱掺和，没准就能把自己一世清誉搭进去。杜得之不是不知道这个千古定律，所以他开始批评起林楠茵来：“你当着自己男人的面就不能表现得大度一点优雅一点？是，饮食男女，过日子不就这么琐碎、这么真实？但是你何必把自己往绝路上逼？哪个男人不喜欢优雅自信的女人？整日里家长里短柴米油盐，再是贤惠再是持家，男人也不会产生半点爱意。”

林楠茵又好气又好笑，反问他：“你是说这事怪我？怪我不懂得把自己打扮成狐狸精？怪我太会省钱过日子？”

杜得之正色回答：“你要明白，姐，这个世界已经不是贤惠就是好女人的世界了。这个世界比的是全武行，谁能讨好男人谁就是胜利者。它不管你是狐狸精还是白骨精，只要你能赢，管你是用的什么手段。”

杜得之比林楠茵小一天。两个人是大学同校不同班，毕业之后都到了北京。经过好友介绍，两人认识。在吕方丛不在国内的日子里，杜得之成为林楠茵身边唯一能说的上话的异性。杜得之帮林楠茵做过很多事情，比如去超市当苦力，去公园里当免费摄影师，去周末电影院当蓝颜知己。所以杜得之的话，林楠茵还是能听得进去一部分的。

“你们男人真的都是这么想？”

“越说自己不在乎的男人，心底其实越在乎得要命。”杜得之一针见血。

林楠茵一声长叹：“也许是我太固执。我以为他愿意娶我，真的是因为我温柔善良贤惠过人呢。”

她当然是在自我解嘲。吕方丛愿意娶她，不是这么简单的事。

5

吕方丛果然被领导打发回家养伤了。他的年假有半个多月，加上医院开的病假条，他满打满算可以休息一个月了。回到家，林楠茵还没有回来。他赶紧在网上找到前同事小徐。他求他帮忙买一包情趣内裤，工作时间内寄到家里。冯微微那边，正好可以利用这段时间缓和一下。

刚准备工作，门铃响了。这钟点林楠茵是不会回来的。还能有谁？他单脚跳到门口，从猫眼往外看，不由得深吸一口气：门外，冯微微一身低胸职业装，风情万种地对他笑。

他左思右想，没有缓兵之计，只得开门：“冯总监，你怎么来了？”

冯微微体贴地过来搀住他，D罩杯的胸先声夺人蹭到了他的胳膊，让他仓皇地险些摔倒。冯微微嗔怪地更进一步拉住他：“小心点小心点，都成独脚大侠了，怎么还这么逞能？”

她一副当年红军师政委嗔怪红小鬼的口气，听得吕方丛直冒寒气。吕方丛拉开距离，又问一遍：“冯总监亲自登门，有什么急事吗？”

冯微微体贴入微地搀着他往里走，一副体恤下属的精神面貌：“我不是打算休假的吗，结果听到你受伤了，心想你一个人在家肯定不方便，我就过来看看你，顺便看看有什么我能帮得上忙的。”

这是帮不帮忙的事吗？吕方丛赶紧连连摇头：“我没问题的，白天正好在家补补觉，我老婆早上会帮我做好午饭。下午她回来得也早，4点多就能到家。我们还可以出去散散步。”

“现在她不是没在家嘛！”冯微微不以为然，把他搀到沙发上坐下了，就开始挽袖子一副准备大干一场的样子，“晚上就吃猪蹄汤吧！你伤了脚，该好好补补。我正好顺道去超市买了菜，什么都不缺。你好好坐着啊，无

聊就看会儿电视。”

吕方丛看着她打算动真格的，有点着急，连忙从沙发上站了起来，“冯总监，真的不用，真的！我现在也不饿，我一个人能照顾的了自己，你还是早点回去休息吧。”

冯微微进了卫生间，拿了林楠茵的发圈把头发绑上了。波浪卷的头发被绑到了一起，露出了一张棱角分明的脸。冯微微说不上漂亮，但胜在女人味十足。尤其一双桃花眼，看不看你都会觉得春水荡漾。吕方丛跟着她到了厨房，看她套上围裙开始做菜，知道自己再多说也没用，索性回头搬了把椅子坐在厨房旁边。这样他就可以一边看她做菜一边陪她说话了。

冯微微显然在家经常做饭，洗菜择菜切菜，动作十分流畅漂亮，看得吕方丛不住感慨。林楠茵也是一个职场女性，为什么她身上就没有这种又贤惠又美艳的气质呢？

林楠茵的贤惠，是一种小家子气，一种拿不出手的贤惠。她懂得节约、勤俭，家务都能弄得井井有条，但是她上不了台面。她没有冯微微的气势，没有她这种经历过雨打风吹所磨砺出来的韵味。在那么一瞬间，吕方丛晃了神。

冯微微很快弄好四菜一汤。猪蹄黄豆汤还在灶上慢火炖着。冯微微解下发圈放回卫生间，回到客厅拿起包就要走：“趁热吃啊，凉了就不好吃了，对胃也不好。”

吕方丛赶紧撑着门站起来：“你这就走？好不容易做完了，一起吃了再走吧。”

冯微微干脆利索，已经到门口穿好了鞋，打开门回头对他笑：“我还有事，明天我再来看你。我走了啊，你别站着了，赶紧吃饭吧！”

门一关，万籁俱寂。吕方丛看着还冒着热气的饭菜，如果不是房间里还残留着冯微微身上 Dior 真我的尾香，他一定会错以为田螺姑娘凭空下凡。

冯微微离开小区，正跟林楠茵擦肩而过。林楠茵对这个身材妙曼、散发着成熟气息的女人视若无睹，拎着从菜市场买回来的鸡鱼肉蛋颇为吃力地进了家门。

一进门就感觉不对劲。吕方丛坐在靠近厨房的椅子上，略带仓皇。她进了厨房放下东西，惊奇地看到了摆在桌子上的菜。

吕方丛看她满脸疑问，不自觉地跟着解释：“我心血来潮，现做的。”

林楠茵当然不信。她弯着腰过来检查吕方丛的脚：“你在演戏？其实你脚底板流的不是血而是番茄汁？其实医生是跟你串通好的，所以开了一大堆十全大补药？其实你做这么多就是为了给我做顿饭给我惊喜？”

吕方丛讪讪地挪开脚，接着找借口：“其实是我打电话叫的外卖。”

“哪家外卖？”

“成都小吃。”

“怎么没有外卖盒子？”

吕方丛心底冒汗脸上一派镇定：“我让他们带走了。我跟他们说，我腿脚不便，让他们给我装好盘碟。然后我让他们顺道把垃圾一块带走了。”

林楠茵不再追问了。事情都摆在眼底，厨房的垃圾桶里还有新择下来的菜根菜叶，厨房的锅里还炖着汤。她不相信外卖能卖得这么细致入微。吕方丛不承认自己撒谎，她就算再刨根问底都没用。

想起杜得之的教导，她深吸一口气，换上了笑容：“真好，今晚可以不用做饭了。你真体贴。”

6

吃完饭，洗碗拖地丢垃圾。回来又伺候着吕方丛洗了澡，把一百五、六十斤的他搀到了床上躺下，她累得想闭目自尽。浑身汗臭，明天还得上

班见人，无奈，又挣扎着起身，开始她个人卫生的涮洗。

照例要先绑头发再洗脸。拿起旁边的发圈，不太明亮的灯光下，她一眼就看到了缠在上面弯曲的金黄色的头发。她的心脏咚咚直跳，仿佛这一刹那间被抓了现行的是自己一样。她的头发又黑又直。这只能说明，在刚刚不久前，这里来过一个女人。

其实答案早已摆在那里，她只不过不肯承认罢了。要怎么承认呢？自己的男人刚结婚就离开，去了国外一去4年不肯回来。回来没两天，就发现他出了轨有了第三者。换作哪一个女人，都不愿意相信。

这第三者还趁着她不在家，登堂入室，视她如同不存在。联想起一直以来吕方丛待她始终不冷不热的模样，其实她是早已做了心理准备的。只不过这一天真正到了眼前，才知道原来自己还是没有准备好。

精神恍惚地洗漱完，回到卧室，吕方丛已经睡了。她躺到另一侧，半天都没闭上眼睛。怎么办？她是吵还是不吵？是争取还是放弃？

好像这个问题由不得她来选择。只要吕方丛一天不说破，她就没有闹的权利。

7

冯微微给吕方丛做完饭，却没有回家。

她现在越来越不喜欢回家了。她喜欢去各种各样的酒吧，喝一点酒，跟熟悉不熟悉的人讲各种冷笑话，然后哈哈大笑。听着萨克斯风或者竖笛的乐声也能翩翩起舞，妖娆的身段在散发着淡淡雾气的酒吧里显得格外风情。

然后，闹到了深夜一两点钟，醉醺醺倚在吧台上，把手机丢给酒保说：“帮我打个电话给我老公，就说我醉的不醒人事，让他来接我。”